

中世纪蒙古语存在动词的语法演变*

晁 瑞

[提要] 蒙古语的存在动词虚化出多种意义,表示复杂的语法功能。本文用《蒙古秘史》语料,全面考察中世纪蒙古语存在动词的判断系词、领有义动词、持续体标记、完成体标记、可能情态标记以及与此相关的语气义等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基于语法意义演变的这类描写能为研究现代蒙古语存在动词的多种语法功能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中世纪蒙古语 现代蒙古语 存在动词 语法演变 语法功能

一 引言

中世纪蒙古语有 a-、bū-两个存在动词,它们的用法有差异,表达不同的物体存在状态。小泽重男(2004:343)认为 a-表示客观存在, bū-表示主观存在。a-表存在用于能运动的事物,较为客观; bū-用于静态事物,容易被认知,较为主观。那顺乌日图(1990)同意此观点。近代蒙古语这一对词为 bayi-和 bu-。现代蒙古语主、客观存在对立消失了,存在动词只有 bayi-。

清格尔泰(1991:348、364)将 bayi-的用法分为近 20 类,分前、后两部分进行描写,这些用法还同时有语法格式的限制,甚至还有句式(如祈使句)的因素也考虑进来。很显然,这个分类描写太复杂了,有些语法格式的意义还互相矛盾。

中世纪蒙古语存在动词是个多功能语法词,竹越孝(2000a, 2000b)认为 a-、bū-表示存在、判断及持续动态情状意义。在世界语言中,存在动词发展为持续体标记很常见,所以有必要考察中世纪蒙古语这两个存在动词通过哪些语法格式发生语法化。对 a-、bū-语法意义、语法功能的考察有利于把握现代蒙古语存在动词 bayi-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本文试图通过对中世纪《蒙古秘史》^①存在动词 a-、bū-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演变的研究,反向归纳现代蒙古语存在动词 bayi-的语法功能。

二 中世纪蒙古语存在动词 a-、bū-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

《蒙古秘史》中存在动词 a-、bū-的语法意义主要有三类:第一,作实义动词;第二,充当体标记(主要是持续体、完成体标记)及相关语气标记;第三,充当情态标记及相关语气标记。

* 感谢《民族语文》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感谢李宇明教授指教,感谢达胡白乙拉教授、金双龙教授讨论。文中谬误概由笔者负责。

^① 《蒙古秘史》语料来源于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注本,拉丁文转写依据小泽重男(1986, 1989)。例句后面的数字表示节数,词根切分依据小泽重男(1993)所附词典。

(一) 作实义动词

《蒙古秘史》中不少句子的末尾有存在动词 **a- / bū-**，可以表存在、判断、领有等语法意义，属实义动词。

1. 存在义

a-、bū-表存在义，主要用于存在句。存在句表达什么物体存在于哪里，它天然地跟方所名词联系，这是存在动词最为基本的用法。即便句子里不出现方所名词，动词的“存在”义仍然不变。例如：

- (1) **teyimü teyimü kü'ün teyimü morin-tu bū-le'e.** (30 节)

那般 那般 人 那般 马-形容词后缀 存在-过去时
有那么一个人骑着那么样的一匹马。

- (2) **čekerei-yin če'eji-dür a-tugai.** (104 节) 在我的心上让它长存。

腔子-属格 胸膈-与位格 存在-第三人称祈使式

2. 判断义

a-、bū-表判断义，主要用于判断句。判断句表达什么事物属于哪一类或者不属于哪一类。其作用，一是解释事物的涵义，二是申辨事物的是非（吕叔湘 1956:61）。例如：

- (3) **Qaidu-yin kö'üd Bai-šingqor-dogšin čaraqai-lingqu čaujin-örtegei gurban**

人名-属格 儿子 人名 人名 人名 三
bū-le'e. (47 节)
存在-过去时

海都有三个儿子，分别是伯升豁儿多申、察刺孩领忽、抄真豁儿帖该。

- (4) **činggis qahan-nu haša'ur de'ere tenggeri-eče jaya'a-tu tore-gsen**

名 皇帝-属格 根源 上 天-离格 命-形容词后缀 生-形动词完成时

Börte čino a-ju'u. (1 节) 成吉思汗的祖先是奉苍天之命而生的孛儿帖·赤娜。
人名 有-过去时

蒙古语里两个名词相连，前、后名词之间具有种属关系或相等关系，即构成判断句。句尾的存在动词表达确定语气，帮助判断句产生断言效果。因此该用法也被看作助动词。

3. 领有义

a-、bū-表领有义主要用于陈述句。陈述某人某事某物对另人另事另物的拥有，可以是临时拥有，也可以是永久拥有。例如：

- (5) **enekelen mede-'ed Činggis qahan harban gurban**

这 话 知道-分离副动词 人名 十 三

küre'ed bū-le'ei. (129 节) 知道了这消息以后，成吉思汗也有十三圈子。
圈子.复数 存在-过去时

- (6) **Ong qan-nu de'ü jaqa-gambu jirin ökid a-ju'ui.** (186 节)

人名-属格 弟 人名 两个 女儿.复数 存在-过去时

王罕的弟弟札哈·敢布有两个女儿。

中世纪蒙古语存在动词 **a-、bū-**的“领有”义是从判断义发展而来还是从存在动词发展而来，依靠《蒙古秘史》难以断定，因为这两个词都具有存在、判断、领有三种语法意义。在

近代蒙古语文献《蒙语老乞大》^①中,存在动词 *bayi*-具有存在义和领有义,但 *bu*-只有存在义。例如:

- (7) *čookiyan-u kümün li oboy-tai bayi-na-u ? (5-01a)*
 朝鲜-属格 人 李 姓氏-形容词后缀 存在-现在时-疑问语气
 有个姓李的朝鲜客官在吗?
- (8) *sayin numu bayi-na-u ? (6-12b)* 有好弓箭吗?
 好的 弓箭 存在-现在时-疑问语气
- (9) *kübeči bu-i. (6-14b)* (这里)有弓弦。
 弓弦 存在-现在时

例(7)中 *bayi*-表存在义,例(8)中 *bayi*-表领有义,句子表意重点为说话人询问受话人是否“拥有”弓弦;例(9)中 *bu*-表存在义,句子表意重点为说话人强调弓弦就实际地存在于那里,受话人可以自行挑选。

这说明存在意义更为基本,从存在意义可以发展出领有义。汉语“有”意义发展也可以提供一点佐证:“桌上有一本书”是存在句,“他有一本书”中“有”表示领有。从汉语看,存在句句首从方所名词扩展为人称代词,存在动词“有”就发展出“领有”义。

(二) 充当体标记及相关语气标记

《蒙古秘史》中,句尾的存在动词 *a-*、*bü-*近 130 例是体标记,表示持续体或持续体义的进一步虚化。也就是说,中世纪蒙古语存在动词 *a-*、*bü-*虚化后的核心意义是表持续体,在某些语境中有进行体、惯常体意义,还可以表完成体。

1. 持续体标记

这种语法意义与相匹配成分的语法格式无关,前面的成分可以是形动词,也可以是副动词。

1) 形动词将来时 + *a-/bü-*

- (10) *tere kö'ün-ni inu abčira-ju ger dotora jaru-ju*
 那 子-宾格 他.属格 取来-并列副动词 家 内 使唤-并列副动词
a-qu bü-lü'e. (16 节) 把那人的儿子带回家一直使唤。
 住-形动词将来时 存在-过去时

2) 联合副动词 + *a-/bü-*

- (11) *Burqan-qaldun-nu ejed Burqan bosqacsan Šinči-bayan*
 山名-属格 主人 人名 人名
Uriyangqai-dur neü'ü-jü ayisu-n a-ju'u. (9 节)
 部落名-与位格 起身-并列副动词 来-联合副动词 存在-过去时
 就起身一直向而不罕山的主人兀良孩的晒赤•伯颜处而来。

3) 并列副动词 + *a-/bü-*

- (12) *Temüjin-i tere qurim-dur gelbüre kö'ün kü'ün abčira-ju*
 人名-宾格 那 宴会-与位格 弱小的 幼小的 人 看押-并列副动词

^① 《蒙语老乞大》语料来源于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 2006 年影印本,拉丁文转写参阅了台湾中研院语言研究所萧素英先生的成果, <http://altaic.sinica.edu.tw/> (原文不合今正字法者经改),例句后面的数字依次为卷、页码, a/b 为正反。

bü-lü'e. (80 节) 在宴会之时铁木真一直由一个弱小的士兵看押。
存在-过去时

这些句子均表示从叙述的时间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过去某个时间。这跟《蒙古秘史》本身叙述历史事件有关。

2. 进行体标记

当一个持续的事件与另一个事件构成相对的并列关系时，a-、bü-表示正在进行义。例如：

- (13) Qali'uda Čaqrqan qoyar Ong qan-dur kür-čü Qasar-un üge
人名 人名 两 人名-与位格 到-并列副动词 人名-属格 话
keye-n ende-eče ügüle-jü ile-gsen üges ügüle-jü'ui.
说-联合副动词 这里-离格 说-并列副动词 来-形动词完成时 话.复数 说-过去时
Ong qan altan terme bos-qa-ju gened
人名 金色的 帐子 搭起-使动-并列副动词 不经意
qurimla-n a-ju'ui. (184 节)
做宴会-联合副动词 存在-过去时

合里兀答儿、察忽儿罕二人到王罕那里，把从这里带去的合撒儿的话传达了。王罕正在使人搭起金色的帐篷做宴会，对两人的话并不在意。

“王罕做宴会”这一持续性事件，相对于两个传话人传话同时共存，因此这句话里的存在动词在此语境下表示正在进行义。《蒙古秘史》里存在动词只有两例可以解释为进行体，这说明当时存在动词的持续体意义还没有语法化为进行体。

3. 惯常体标记

当句子里有表示“平常”义的时间词时，a-、bü-也临时呈现出惯常体意义。例如：

- (14) Belgütei nusuda ab-aldu-run abra'un qanču-ban mültül-jü
人名 如常 搏斗-互动态-准备副动词 右边 袖子-反身领属 脱-并列副动词
ničugü-n yabu-qu bü-le'e. (131 节)
裸露-联合副动词 行走-形动词将来时 存在-过去时

别勒古台像往常与人搏斗一样，脱着右边的袖子，裸露着肌肉走路。

《蒙古秘史》里存在动词表惯常体也很罕见，以上两种语法意义都是持续体在语境中的临时意义，还没有虚化为独立的功能标记词。

4. 持续体标记语法化为语气词

在一系列复杂事件的语境下，持续体标记语法化为语气词。

1) 持续体在复杂事件中的语境义

- (15) niken üdür šiga acta-tan naiman morid ger-ün dergede baiyi-ju
一 天 惨白的 骗马等 八 马 家-属格 旁边 站立-并列副动词
bü-küi-yi de'erme ire-jü üje-tele de'armed-čü
存在-形动词将来时-宾格 窃贼 来-并列副动词 看-迎接副动词 偷窃-并列副动词
yorči-ba. yabucad üje-jü qočor-ba.
离开-过去时 步行的人们 看-并列副动词 没赶上-过去时
Belgütei ogodur dargi qonggor-i unu-ju tarbacačila-ra
人名 秃尾 鲜明的 黄马-宾格 骑着-并列副动词 猎土拨鼠-目的副动词

od-ču bü-le'e. (90 节)

去-并列副动词 存在-过去时

一天八匹惨白的马在家门口立着，窃贼来了，眼看着偷去了。步行的人们没有追上。别勒古台骑着一匹秃尾巴的黄马打算打土拨鼠去了。

三个句子三个行为主体：de'erme（窃贼）、yabugad（步行的人们）、Belgütei（别勒古台），三个相关事件：窃贼偷马、人们没赶上、别勒古台打猎。第三个持续事件，在这一复杂事件之中，叙事者觉得别勒古台所做的事导致家中无马匹，不能及时追赶窃贼这样的后果，后果本身所包含的遗憾语气成为持续体语境义。

2) 持续体标记语法化为语气词

当持续体标记所在的句子并不表示复杂事件中的序列时，它就完全虚化为语气词。例如：

(16) jürkin-ne ker eyin ki-gde-n bü-le'ei. (136 节)

族名-与位格 怎么 这样 做-被动-并列副动词 存在-过去时

怎么由着主儿勤人被搞成这样呢。

这一句表示成吉思汗对部族受到主儿勤人欺压的事情很不满。

(17) jaqa-gambu ečige činu čimada qoyar ja'ud ingjes čimada

人名 父亲 你.属格 你.与位格 两 百 从嫁.复数 你.与位格

Ašig-temür bau'urči Alčig bau'urči qoyar ög-čü bü-le'e. (208 节)

人名 厨子 人名 厨子 两 给-并列副动词 存在-过去时

你父亲札合·敢不就给你两百从嫁和阿失黑·帖木儿和阿勒赤黑两名厨子。

持续体总是表示动作没有及时完结，因此自然会虚化为表示不满、遗憾的语气意义。例(17)表示成吉思汗认为亦巴合的父亲给的陪嫁不够多，有些遗憾。

5. 完成体标记

1) 完成体标记语法化条件

在“形动词完成时 + 存在动词”格式中，持续体标记发展为完成体标记。该结构的语法意义原为：已经完成的动作其结果一直持续存在，完成体是结构整体语法化的结果。例如：

(18) erte üdür Yesügei-qan ečige-lü'e Kereyid irgen-ü Ong-qan anda

从前 日子 人名 父亲-联同格 族名 百姓-属格 人名 朋友

ke'e-ldu-gsen a-ju'u. (96 节)

说-互动态-形动词完成时 存在-过去时

从前我的也速该汗父曾与客列亦惕部百姓的王罕一起盟约做朋友。

这一句表示结成盟友的事已经完成，直到说话者言说的时间盟友关系一直存在。

2) 完成体标记语法化为语气词

完成体标记虚化为语气词，表示确定语气。这个意义寄寓于存在动词之中，扩展到多种语法形式，包括形动词完成时、副动词组合。例如：

(19) ede curban Merkid erten-ü Hö'elün eke-yi Čiledü-deče buli-ju

这 三 族名 从前-属格 人名 母亲-宾格 人名-离格 夺取-并列副动词

ab-ta-la'ai keye-n edö'e tere ösöl ösö-n

要-被动态-过去时 说-联合副动词 如今 那 仇 报仇-联合副动词

ire-gsed a-ju'u. (102 节)

来-形动词完成时 存在-过去时

这三个蔑儿乞惕如今为了报仇而来，从前诃额仑母亲被从赤列都那里抢过来。

这一句对三个蔑儿乞惕为报仇而来的事情表示确定。

(20) öčigen Qasar-i ömöre-jü janči-ju-kü bü-le'ei. (245 节)

过去 人名-宾格 结党-并列副动词 打-并列副动词-强调 存在-过去时

过去他们结党打合撒儿。

孛儿帖·兀真对合撒儿被打的事实很清楚，句中强调语气-kü 更加强了说话人的确定语气。

(三) 可能情态标记

1. 可能情态标记的来源

存在动词由持续体直接语法化为可能情态，缺乏理据。我们观察到表示“可能义”的句子绝大多数有“形动词将来时 + 存在动词”结构，整个结构本来联合表达某将来进行的动作一直持续到某时间的意思，正是结构里的将来义，它使整个结构具有可能情态义。这个结构的“可能义”就寄寓在较为虚化的存在动词之中，从而使该功能扩展到其他语法意义。它的语法功能还可以细分为认识情态 (epistemic modality)、道义情态 (deontic modality) 和动力情态 (dynamic modality) 三类 (Palmer 1990:37)。

2. 可能情态义分类

1) 认识情态

表示说话人对命题真值的判断，根据说话人对事实把握程度的大小，分为可能性和必然性两类，在可能性和必然性之间也可以有中间量级。

a. 说话人认为具有某种可能性，即“可能”。例如：

(21) edö'e Naya'a-dača busud čeri'üd-tür učira-'asu samau'u-dur

如今 人名-离格 其他的 军队-与位格 遇-假设副动词 混乱-与位格

tüid-küi-dür oro-qui-u a-ju'u. (197 节)

妨害-形动词将来时-与位格 进入-形动词将来时-疑问 存在-过去时

如今如果不遇到纳牙阿的军队而遇到其他的军队，混乱之中也许遭遇意外。

这一句话里不仅以“形动词将来时 + 存在动词”结构表达“也许”“可能”这样的情态义，在形动词将来时另附带疑问标记 u-，更增加了说话人对未来所发事件的不确定语气。

b. 说话人认为具有现实性，即“能够”。例如：

(22) qan ečige bidan-u qoyar-i sača'u asara-qu bü-le'e. (181 节)

皇帝 父亲 我们-属格 两-宾格 同等 养育-形动词将来时 存在-过去时

我们的汗父能够将我们俩同等养育。

成吉思汗对王罕亲儿子桑昆说，尽管我是后来义认的儿子，你是亲生的儿子，但汗父恩情均一，能将我们两人一视同仁。

c. 说话人认为具有必然性，即“一定”。例如：

(23) jürčedei Quyildar qoyar-i Uru'ud Mangcüd-iyar-an urida-'an

人名 人名 两个-宾格 部族名 部族名-凭借格-反身领属 前-反身领属

baiyi-'ülü-'asu bögüde sedkil-iyen amu-qu bü-le'e bi. (209 节)

站立-使役-假设副动词 都 心-反身领属 安宁-形动词将来时 存在-过去时 1 单

教主儿扯歹、亦答儿两个为首的兀鲁兀惕部和忙忽惕部站在我自己面前，我的心里一定安宁。

2) 道义情态

表示说话人认为事件有道义上的限制性。根据说话人对当事人命令语气强弱，分为许可和义务两类，在许可和义务之间也可以有中间量级。例如：

- (24) else-n bara-ju jëügon-dur ile-gsed elčîn-i
 归附-联合副动词 终结-并列副动词 宋朝-与位格 来-形动词完成时 使臣-宾格
 yekin jëdkü- n bü-legei. (251 节)
 怎么 阻止-联合副动词 存在-过去时
 既已归附，怎么应该阻止派向宋朝去的使臣。

《蒙古秘史》中的存在动词充当持续体标记、没有“必须”这类情态义，但不证明中世纪蒙古语持续体标记没有表示义务类的情态用法。

3) 动力情态

表示主观可能性，即当事人具有某种能力或意愿，即“能”。例如：

- (25) Duwa-soqor manglai dunda gačča nidütü gurban ne'ürid
 人名 额头 中间 单独 眼睛 三 迁程
 gačar-a qara-qu bü-le'e. (4 节)
 地方-与位格 望见-形动词将来时 存在-过去时
 都蛙锁豁儿额头中只有一只眼，他能望见三迁程远的东西。

3. 可能情态标记语法化为语气词

如果可能情态义的存在动词所修饰的不是动词，而是事件本身，则存在动词可以演变为语气词。它表示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担忧，对未发生的事情庆幸，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懊恼的语气。例如：

- (26) Senggüm-i ese širqa-gsan bö-'esü yambar maga
 人名-主格 不曾 受伤-形动词完成时 存在-假设副动词 怎么 莫不
 bol-qun bü-le'ei bida. (208 节)
 变成-形动词将来时 存在-过去时 咱们
 如果桑昆没有负伤，咱们恐怕还不知会怎样呢。

成吉思汗对军队没有遭受到阻击表示庆幸。

- (27) olang či bol-tucaï kömüldürge basa ker mütüre-kü bü-le'e. (80 节)
 肚带 倒是 变成-祈使式 板胸 再 怎么 脱落-形动词将来时 存在-过去时
 肚带倒是可以脱落，扣前鞴的鞍子怎么脱落的？

成吉思汗对扣前鞴的鞍子脱落导致马匹无法乘骑，难以逃出森林，表示懊恼。

从《蒙古秘史》来看，中世纪蒙古语存在动词是比较复杂的功能词，它发展出判断系词、“领有”动词。存在动词语法化为体标记，表示持续体，在不同的语法结构形式里还产生了其他意义，如在“形动词完成时 + 存在动词”结构里语法化为完成体标记，在“形动词将来时 + 存在动词”结构里语法化为可能情态标记。这些标记都可以进一步语法化为语气词。

三 现代蒙古语 bayi-的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

(一) 语法功能推断

因为语法系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中世纪蒙古语与现代蒙古语^①不能作垂直的比较，但仍根据语言演变规律，可以推断功能词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演变顺序。

1. 持续体标记

表持续体是存在动词 bayi-最基本的语法功能，可以出现在多种语法格式之中，如“形动词现在时 + bayi-”“并列副动词 + bayi-”“联合副动词 + bayi-”等，根据谓语动词的时态，可以表示过去、现在、未来持续的动作。

清格尔泰（1991:349）认为“延续副动词 + bayi-”表示延续体，应该解释为：延续副动词本身就具有动作持续义，再加上存在动词表达的持续义，该格式更强调了动作的持续性。

2. 进行体标记

持续体标记发展为进行体标记，一般见于“并列副动词 + bayi-”格式之中，根据谓语动词的时态，可以表示过去、现在、未来进行的动作。

3. 完成体标记

见于“形动词完成时 + bayi-”格式之中，表示完成的动作所带来的结果一直存在。清格尔泰（1991:370）又称该格式具有可能义。完成义与可能义互相矛盾，没有语言演变理据，其实这些句子仍表示完成。例如：

- (28) nige mü toriyan-ača qoyar dan ilegüü abu-γsan
 一 亩 土地-离格 两 担 多的 取得-形动词完成时
 bayi-qu a. 一亩地可能打了两担多。
 存在-形动词将来时 语气词

从格式上看，它表示预计到未来某个时间，本句自然指收获季节，一亩地打两担多可以实现。揣测语气的说法不确，那是存在动词的时态带来的意义。因此，这一格式的语法意义归纳为：表示完成，根据谓语动词的时态，可以表示过去、现在、未来完成的动作。

另外一种完成体格式为“分离副动词 + bayi-”，清格尔泰（1991:366）认为该格式仅表动作完成，对其带来的结果不予评说。例如：

- (29) tere üy-e-dü bi tere kümün-dü kele-ged bai-jai.
 那 时候-与格 我 那 人-与格 说-分离副动词 存在-过去时
 那时候我跟那个人谈过了。

- (30) maryaši-yin ene üy-e-dü tere kümün-dü lab kele-ged bai-n_a.
 明天-属格 这 时候-与格 那 人-与格 确定副词 说-分离副动词 存在-现在时
 明天这时候我一定跟他谈了。

在时间状语从句里，该格式表示主语坚持做某事，而且已经完成。例如：

- (31) büü ir-e-ø ge-jü bayi-qu-du tere kümün ire-ged
 不 来-零形式 说-并列副动词 存在-形动词将来时-与格 那 人 来-分离副动词

^① 例（34）、（35）由内蒙古大学张鑫老师协助调查，现代蒙古语的其他例句来自清格尔泰（1991）。

bayi-n_a. 一直跟那人说不要来，他还是来了。
存在-现在时

这句话表示“来”这个动作已经完成。

- (32) bi öčögedür oroita-γad kür-kü-dü bögödeger čöm oro
我 昨天 迟-分离副动词 到-形动词将来时-与格 大家 全部 座位
oron-dayan sayu-γad bayi-jai.
地方-与格反身领属 坐-分离副动词 存在-过去时
昨天我到得晚了一点儿，大家已经都坐下了。

这类格式的完成义来源于语法结构里的分离副动词，因为分离副动词的语法意义就是动作结束间隔一段时间。再加上存在动词表达的持续义，联合表达一个动作已经结束。因此，“分离副动词 + bayi-”格式的语法意义可总结为：表示完成体，根据谓语动词的时态，可以表示过去、现在、未来已经发生的动作。

4. 可能情态标记

一般见于“形动词将来时 + bayi-”格式之中。

5. 语法化为语气词

只要存在动词 bayi-不再修饰动词，而着眼于评述整个事件，它就会演变为语气词。

由持续体发展而来的语气词，有动作未完成的遗憾语气；由完成体发展而来的语气词，有动作实现的确定语气；由可能情态义发展而来的语气词，有悔恨、担忧等语气。

(二) 存在动词 bayi-不是反复体标记

清格尔泰(1991:348)认为“分离副动词 + bayi-”为反复体，表示动作不止发生一次。其实“分离副动词 + 强调语气词 le + bayi-”才具有动作反复发生意义。例如：

- (33) tere kümün činggi-jü ke-le-ged le bayi-jai.
那 人 如此做-并列副动词 说-分离副动词 强调 存在-过去时
那个人过去总这么说。

这说明反复体的语法意义寄寓在强调语气副词 le 里，而非存在动词 bayi-里。le/la 除了用于动词谓语句里表达动作反复外，还可以用于形容词谓语句，表示性质状态一贯如此。例如：

- (34) dalai-yin ösün le höhe. 海水总是蓝色的。
海-属格 水 强调 蓝
(35) ger-lün dotora la har_a. 屋子里总是那么黑。
屋子-属格 内 强调 黑

鉴于以上语言事实，我们认为现代蒙古语“分离副动词 + 强调语气词 le + bayi-”格式的语法意义是：总是发生该动作，且该动作已经结束。这样，存在动词 bayi-仍然表示完成体，而非发展出了反复体语法功能。

四 结 语

中世纪蒙古语的存在动词具有多种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其语法意义表现为存在、判断、领有，其语法功能的重要特征是作体标记和可能情态标记，充当体标记和情态标记时，动词性彻底消失，在特定的句法环境里，体标记和情态标记进一步语法化为表达多种语气的语气

词。见表 1:

表 1 中世纪蒙古语存在动词的语法化及其功能

原始形式	第一次语法化	第二次语法化	第三次语法化
存在动词	判断系词		
	“领有”动词		
	持续体标记	完成体标记	确定语气词
		可能情态标记	庆幸、懊恼语气词
		遗憾语气词	

中世纪蒙古语发展到现代蒙古语，其存在动词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总体来看仍是一脉相承的。见表 2:

表 2 现代蒙古语存在动词 bayi- 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

存在动词	语法形式	语法化功能	再次语法化功能
存在动词 bayi-	形动词现在时 + bayi- 联合副动词 + bayi- 延续副动词 + bayi-	持续体标记	遗憾语气词
	并列副动词 + bayi-	持续体标记	进行体
	分离副动词 + bayi-	完成体标记	
	形动词完成时 + bayi-	完成体标记	确定语气词
	形动词将来时 + bayi-	可能情态标记	悔恨、担忧等语气词

在以往的研究中，存在将蒙古语存在动词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看作助词的情况。无论是存在动词，还是助词，其语法功能都比较复杂。如果能从语法意义演变的角度加以梳理，就可以纲举目张，使存在动词或助动词的描写变得有条不紊，这对蒙古语学习者掌握相关功能词的语法意义是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 1980. 《〈蒙古秘史〉校勘本》（上、下），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 吕叔湘. 1956. 《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

[3] 那顺乌日图. 1990. 《中世纪蒙古语 a-、bü- 及其演变》，《民族语文》第 4 期.

[4] 清格尔泰. 1991. 《蒙古语语法》，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5] 太田辰夫. 1991. 《〈老乞大〉的语言》，江蓝生、白维国译，载太田辰夫著《汉语史通考》第 166-167 页，重庆：重庆出版社.

[6] 小泽重男. 1986. 《〈元朝秘史〉全释》，东京：日本株式会社风间书房.

[7] 小泽重男. 1989. 《〈元朝秘史〉全释续考》，东京：日本株式会社风间书房.

[8] 小泽重男. 1993. 《〈蒙古秘史〉语法讲义》，东京：日本株式会社风间书房.

[9] 小泽重男. 2004. 《中世纪蒙古语形态研究》，呼格吉勒图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0] 竹越孝. 2000a. 《蒙漢対訳文献における“有”の対応蒙古語》，《开篇》（第 20 卷）第 66-99 页，东京：

日本好文出版社.

- [11] 竹越孝. 2000b. 《中世蒙古語の a- bū- bol- と “有”》, 载庆谷寿信教授纪念中国语学论集刊行会编《庆谷寿信教授纪念中国语学论集》第 173-183 页, 东京: 日本好文出版社.
- [12] Palmer, F. R. 1990. *Modality and the English Modals* (second edition). London: Longman.

The Grammatical Evolution of Existential Verbs in Middle Mongolian

CHAO Rui

[Abstract] Multiple grammatical meanings and complicated grammatical functions have developed from existential verbs in Mongolian.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grammatical meanings and functions of existential verbs in Middle Mongolian as reflected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including the declarative copula, the possessive verb, the durative marker, the perfect marker as well as the probability modality marker and modal particles. The description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grammatical meaning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iverse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the existential verbs in contemporary Mongolian.

[Keywords] Middle Mongolian contemporary Mongolian existential verbs grammatical evolution grammatical function

(通信地址: 223300 淮安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

《彝族史诗〈勒俄特依〉译注及语言学研究》出版并获奖

胡素华教授新著《彝族史诗〈勒俄特依〉译注及语言学研究》于 2020 年 5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并于 2020 年 12 月获北京市第 16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该书是彝族史诗《勒俄特依》译注与语言学研究成果。分“译注”“语言学研究”两卷。“译注”以五行对照形式, 对史诗进行了彝文、彝语拼音、国际音标、词汇释义、语法标注、句译的注音、释义; “语言学研究”对史诗的韵律特征、句法结构、语法范畴、构词方式和历时演变等语言学特征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全书材料丰富、分析透彻、归纳到位, 对史诗文本浮现语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为民族文献语言学、诗学语言学的研究树立了新的研究范式。

该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可为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提供可靠的实证语料, 可为诗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中央民族大学 马海五牛